

水上

章克標譯

水 上

莫泊桑著

章克標譯

上海開明書店

1930

序

水上是莫泊桑的紀行文“*Sur l'eau*”的翻譯，這是一八八七年的記述，距他死亡的一八九三年六月三日大約六年，就是在他三十八歲上所寫的。那時，他的心狀可以從書中看出如何對於現世生活的平凡感着厭倦。他的“*Le Holra*”也作於是年，人家說在“*Le Holra*”中已經可以看出他發狂的徵候。但莫泊桑自己以為這是世人理解力不足之故。不是由於他的思想的怪誕，在這水上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情感性格的錯綜，因為這類文章最容易而且適合於自己表現

之故。

此書的翻譯在民國十四年的冬天，當時我住在江灣，不過只譯了前二節而中止了。從來也是時作時輟，完全譯了在什麼時候已不能記憶了。大抵總是在十五年內譯完的，因為十六年的夏天除前二章擱在別一地方以外，曾經在一種不曾被人注意的報紙上用波上難記的名字發表過。

我的譯此書，沒有什麼用意，也沒有什麼目的，不過當時初學法文，意思用來練習練習的。也許這有點太不自量力，不過自己總覺得還仔細，錯誤當然免不了，却斷然不是以錯誤為光榮的。本來莫泊桑的文章，清新秀麗是有名的，一經翻譯，損失不少，是意中事，又加之我的不嫻法文，徒是嘗試，弄得不好是應該的。不，翻譯而只供自己練習，好也罷不好也罷，應該也罷不應該也罷，現在却是要公表了，不應該如此推托。因此我再校讀過一次，覺得並不十分壞，所以就大膽地公表了。自然對於誤譯惡譯之點，一毫也

不想逃避責任的。

莫氏生平，已經許多人介紹過，他的小說譯成中國文者，也有不少，所以我也不必再多說了。

當譯此書時，很得友人徐聲越，馬宗融二君之助，倘使此譯中有幾分好處，都出自二君之賜，所有壞處，當然是我一個人的不注意及能力不及所造成，記此以明責任，並謝二君。開明書店不嫌這一種破殘的東西，允諾出版，使中國文壇上，又多一莫氏著作，我也深深地感謝。

十七年五一節，譯者記。

目 次

四月六日	1—20
四月七日晚九時 在康奈	21—55
四月八日 在阿該	56—74
四月十日	75—99
四月十一日 在聖拉斐哀	100—112
四月十二日 在聖都洛壁	113—146
四月十三日 在聖都洛壁	147—160
四月十四日	161—170

四月六日

我正好睡，我的船夫般那擲沙屑到我窗上，
打醒了我。我開了窗。我接受着清涼爽快的夜
氣，在臉面上，到胸口，一直到靈魂的底奧。天空
是潔麗而青碧，由星光的點點閃耀，顯得鮮活生
動。

水手站在底下牆腳邊，說：

——好天氣呀，麥歇。

——什麼風？

——陸上的微風。

——那好，我來了。

半小時之後，我大步往海岸走去。地平線開頭有些白漫漫，我看到遠方，在天神灣 (la baie des Anges) 之後，見尼斯 (Nice) 的燈火，再前面，還有維福壠 (Villefranche) 的迴旋燈塔。

前面，在暗黑的消散裏，隱約地可以看見恩梯堡 (Antibes)。這市的雙塔，高聳在這個伏蚌 (Vauban) 的古城堡所圍繞的圓錐形都會之上。

街上有幾只狗，幾個去上工的工人。港裏只有沿碼頭泊着小船的極輕微的蕩動，和動也不動似的水的微弱的聲響。有時纜索拉緊的發聲，或者小船擦動了大船的聲音。這些船，這些石板，就是那海自身，正似睡在撒滿金粉的青天底下；睡在夜晚看管那小港的，立在堤防一端的，那小燈塔的眼睛底下。

那邊，在亞定建築工場前面，我看見一點火光，我感得有動作，我聽到人聲。他們在那邊等

(1) Sebastien leprestre de Vauban, (1633 — 1707)

法國將軍，又長於要塞建築之術，安梯堡城亦係彼所築，故云。

待我。美男號已經預備開駛了。

我走進船室，室中點着一對蠟燭，在沙發的腳邊，像羅盤一樣的吊着。這沙發，在夜裏就是當牀用的。我穿上了獸皮做的水手用短褂，戴了暖帽，就再跑上甲板。船已經解纜了，那兩個人拖動鏈索，使船的後舷靠近錨。隨後，他們又把那大風蓬拉起來，滑車和桅檣，發出一種單調的歎息，那帆慢慢地高昇了。在夜間看去，那帆是很大而帶灰白色，接受風的吹拂，徐徐把天和星遮掩了。

從不能望見，而可以想到是還戴滿雪的山頭那邊，乾燥而寒冷的風，極微弱，毫不活動，紛亂而且斷斷續續地吹來。

現在他們把錨起了，我執了舵，那船像一個巨大的幻影，在平靜的海面上滑走了。爲要出港去，我們須得在還睡着的幾隻小船及二檣船中間繞過，我們慢慢地經過一個個的碼頭；拖了我們短而圓的小艇在後面，正像纔從卵中出來的小鵝，跟在老鵝後面游泳一樣，

當我們經過了堤防和方城間的水路，那快艇更加活潑了，增加了速度，好像牠遇着了一樁快活，使得牠更加高興了。牠在無數輕波之上舞動，牠在無際的平原蕩動的田畦之上跳躍。脫出了港內的死的水之後，牠已經感到了大海的生命。

沒有半片巨浪，我依着市的岩壁和指示是一條大道的五百法的浮標中間航行。就因從後面來的風，我取繞過這岬的進路。

天亮起來了，星光漸漸消失，維福地的燈塔，也把他的轉動的眼睛閉上了。在遠天底下，當還不能認清楚的尼斯的上面，我看見玫瑰色的奇妙光輝。這是那晨光，已經照到阿爾卑山巔的冰河了。

我要看日出的光景，所以把舵交給般那。那微風更加爽朗，使我們在顫動而紫色的波上行動。鐘響了三陣，在風中飛速的傳佈，告示朝禱的時刻。爲什麼那鐘的聲響，好像在朝上更加清微，在夕晚比較遲重呢？我歡喜這晨光，涼爽的

清晨，那時人還睡着，大地醒了。空氣中充滿了神祕的寒慄，是懶在牀上的人所永遠不能味到的。我們吸，我們飲。我們見那生命的再生了，那宇宙間的物質生命，那生命是橫貫了全空間的星辰。這生命的祕密是我們的絕大煩惱。

來蒙說：

——一回兒要起東風了。

——般那答：

——我說，就要來的是西風。

那船夫般那，是一個瘦長柔順，特別好清潔，而謹慎小心的人。鬍鬚連上眼梢，他容貌很好，又有美的聲音。又是一個忠實而坦白的人。但是海上的一切，都使他就心，突然襲來的巨浪，及預告此事的微風，安斯堆（Esterel）山巔所掛佈的一片雲，警告西來的狂風，同樣那氣壓表的上昇，因為是表示東來的疾風。加之他是良好的水手，不絕注意到一切；而且有那一種好潔性質，即是有一滴水濺着了銅件，非立刻擦去是不安心的。

來蒙，他的表弟，是一個強壯的青年，棕黑的皮膚，運聲弱，精力旺盛，又勇敢，忠實而坦白，和般那一樣。少變動，也不是那樣的神經質，對於海的威嚇和狂暴，更加平靜，更加安命。

般那，來蒙和那個氣壓表，有時成為對比，使我看了三個腳色的趣味的喜劇，其中頂沈默的，便是頂會唆示的。

——哈哈，麥歌，我們走得很順利。般那說。

實在我們已經通過了利利 (Satie) 灣，越過了加羅貝 (Garoupe)，我們行近那低平的岩石，和水浪同樣高低延展的格洛岬。

現在，阿爾卑連山全部都看見了，威嚇海面的異樣大波，戴雪的花崗岩的浪，所有的一切尖頂，正似噴起的飛沫固定而冰結了。太陽就從這冰塊後面升起，照到這上面，流散銀光。

不見繞過了恩梯壁岬，我們看見了留冷 (Lérins) 列島，其後遠處，就是安斯推連山的蜿蜒。安斯推山脈，是康奈 (Cannes) 市的裝飾品，又是美妙的山的紀念品。帶一些青色，優美的劃分，

有一種婀娜的幻想，而且很精工，正是造物在天的舞台面上所畫的水彩畫，可以供英倫風景畫家做模特兒之用，可以做患肺癆的，以及吃了飯沒有事幹的高貴階級的嘆贊的對象。

安斯推山一日中時時刻刻幻變牠的姿態，以愉悅貴人的眼目。

連山的姿像，明確清晰，在朝晨的青天，浮出一片純潔而柔和的青色，高貴而美麗的青色，南方海岸的理想色的青色。但是在夕暮，山邊的森林，使一帶陰黑，在火紅的天邊，那個想像所不能得的幻妙而炎紅的天空，幕上一條黑斑。我從未在別處見過這樣美妙的日沒景像。全地平線的火災，這雲霞的光暉，這巧妙和壯麗的表出，這每日翻新的豐富而多大的效果，銘感的印象迫着人的贊美；假使是人所描出，恐怕不過博取一種嗤笑而已。

留冷列島，是康奈灣的東界，又與絳（Juan）灣分界，正像歌劇場中所能看見的那樣兩個島，這地方是使避寒客和病人大滿足的。

從外海我們現在的地點，看去，這島嶼正像二個暗綠的花園，生在水中。遠在海流中間，聖都努拉 (Saint-Honorat) 的一端，挺立一所十分奇怪的廢墟，正像施高脫 (Walter Scott) 作中的城堡之一，時刻受着海浪的衝打，是從前僧侶們防守薩拉森人來襲的地點，因為這聖都努拉是永為僧侶所有的，除了革命時代的一期間之外。近來被一個法蘭西劇場的女優買去了。

因堅牢的城堡，宗教的戰士，現在是三一會教士的大羣，諛笑而化緣去了。美麗的女優來，一定把她的戀愛，隱在這島上，這松樹和荊棘所掩蔽的，可愛的岩石所迴轉繞的島上。全像佛羅倫 (Florian) 寓話中的名詞，留冷，聖都努拉，聖馬甘里 (Sainte-Marguerite) 這些都是可愛的，巧媚的，浪漫的，詩的名詞，在這康奈的歡樂海岸都把牠們的情味薄淡了。

聖都努拉的一端所矗立的細長的有槍眼短牆的舊城，是向着海的。聖馬甘里向着陸地的盡頭，也有一城塞，和牠對峙。該城因曾經幽囚囚

假面₁ (le Masque de fer), 和巴善₂ (Bazaine) 而有名的。在此城和克魯塞堆岬 (Croisette) 之間，大約有一英哩的間隔。這城有破舊的樣子，却毫無高貴及莊嚴的氣息，正像踽踽着的鈍重的捉囚人的真實的網羅。

(1) 鐵假面為法國史上有名之傳說，以此為題材之作品，有雨果之劇“雙生子”及大仲馬之小說“鐵假面”等。此鐵假面為一姓名不詳之囚人，在聖馬甘里之地下牢凡十七年，其後遷至巴士底獄，越五年而死。時法王為路易十四世，有令若露其面當即格殺，故囚人永遠在黑色面網之下，以迄於死，亦無人知其為誰者。但獄吏對之行王族之敬禮，即獄吏與之說話有時亦免冠為禮，故此囚或為囚人。依伏爾泰之路易十六時代則鐵假面為路易十四之異父弟兄，乃其母與馬若倫之私生子。更有以為馬若倫之奸謀，囚人乃真正路易十四。而在王位者乃彼之私生子，亦有以為鐵假面與路易十四為雙生子，因避去糾紛而受監禁者，大仲馬與雨果都根據此說而成作品。

(2) Francois Achille Bazaine, (1811 — 1888) 法國將軍，又上院議員。1870年普法之戰，兵敗，被圍於Metz。其後受軍法裁判以不忠及通敵降敵之嫌疑，受死刑之宣告。後改判禁錮二十年於St Marguerite島上。1874脫獄，遷至意大利。後居Madrid。1858客死於該地。

現在我可以看見三個灣，前面在島的那方是康奈灣，近邊是絳灣，後面便是阿爾卑連峯和他的戴雪的峯頂所俯瞰的天使灣。再遠去，海岸始終展開，越過意大利的國境，我又從望遠鏡裏看出了菩提甘拉（Bordighera）的白牆，在牠岬的尖端。

到處，沿着這悠長的海岸線，傍水的市鎮，高據山腹間的村落，點綴綠葉中間的無數的別墅，正像白色的卵，畫在沙地上，岩石上，松林中間，由一隻從高天原雪地裏在夜間飛來的大鳥。

在大陸的突出，那恩梯堡岬上面，滿開歐洲最美麗的花卉的奇怪公園，伸出在兩海之間，還有許多別莊，就是在埃以嫩岩（Eilen-Roc.）的頂上，爲了到尼斯康奈來游覽的人做寄寓。也建有眩目惑神的住居。

微風停了，快艇差不多動也不動了。

支配全夜的大陸氣流之後，我們等待，希望，海洋氣流，無論從那方面吹來，我們都歡迎的。

般那還固執是西風，來蒙仍相信是東風，氣壓表仍指着76稍上一些的地點。

現在太陽光照到陸地上，在房屋的牆壁上閃動，從遠處看去，正像雪花的紛飛，再用一種半透明的青色，投射到海面上。

漸漸利用那微弱的喘息，皮膚上似覺不覺的輕度的，空氣的愛撫，那靈活而揚帆的快艇，能在平靜的海面上滑動了。我們經過了岬的絕端，看見絳灣全部，有艦隊浮在灣的中央。

從遠處看去，鐵甲艦像巖石，像小島，像枯木蓬鬆的巖礁。火車的煙沿着海岸，從康奈向絳留濱方面去，該處將來或能成為沿海最勝麗的停車場。三艘漁舟，撐着拉丁式的三角帆，其中一艘是紅的另外的二艘是白的，是停在聖馬甘里和大陸中間的水上。

這穩靜，是南國春天朝晨的和軟溫暖的穩靜，已經使我感到如同從幾禮拜前，從幾個月前，從幾年前早就脫離那喧噪的人羣，騷鬧的世間。我在心胸的底奧，感着一種孤獨的陶醉，得